

阿毗达磨概览，2023年2月11-13日，印度浦那大学 - 第二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dMkryx7O4>

讲师：

只有思想开放的人才能跳出思维定式，右翼法西斯和左翼冒险家不行，你能再说一遍吗？右翼和左翼冒险家都不能跳出思维定式，对吧？所以，他是自由主义者吗？是的，因为我如果扮演世亲，问你他是自由主义者吗？无论你怎么定义自由主义，因为我首先会问你，你的定义是什么？世亲会问这个问题。无论你怎么定义，我都会说，那些纹身已经塑造了你的意识，让你以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会同意你的观点。哦，你说就是这样。[音乐]在牙科领域，你知道，十二相互依存联盟，或者其他什么相互依存联盟，它也是其中之一，它也出现在阿毗达磨研究和栖息地中。在那项研究中，有一项关于名和色的研究，在名这个主题中，你知道，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标签，但标签不能被忽视，因为标签非常重要，标签是我们如此依附和并抓住的东西，对吧？好的，我有感谢您的教导，请问您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密续中“纯净”被视为究竟真理，“平等”被视为相对真理？“平等”被视为相对真理，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我想我不能详细解释太多，但你知道，通常来说，究竟真理是指某种不腐化、不变、不造作的东西，而相对真理则被认为是幻象，你所看到的并非它本身，等等。但在密续中并非如此。因为到了密续的境界，我认为他们是这样看待的，你不应该背负区分幻象和非幻象的重担。你看，密续被认为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呈现真理的方式截然不同。那么，简单来说，究竟真理是什么？就像在中观中，他们会说六臂女神是相对真理，这并非可以轻易否定的伪真理。这就是经济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这是一种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早上谈到了印度人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我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这有点重复，原因在于，我经常听到人们提出问题、进行辩论，以及阅读代表佛法的书籍。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需要被呈现为两个分离的事物，但这本身，尤其是在佛教中，将这两者视为两个不同事物的呈现方式是相关的，你明白吗？此外，还有所有这些概念，例如真理的结合。当我们谈论真理的结合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联合国里两个不可能的人试图握手，你明白吗？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意思是结合什么都不是，它不像你所说的白线和黑线连接在一起那样，它不是那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嗯，挑战在于，很多时候人们会……好吧，举个例子，好吧，这很非常根本，好吧，经典的根本性误解。哦，你是藏传佛教徒，所以你相信轮回，嗯？啊，你得非常小心，没有哪个佛教徒相信任何东西，尤其是在谈论无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忘了说吧，即使在另一个层面上，一开始就没有“自我”，谁在轮回，对吧？所以在终极层面上，这一切都不存在。但在相对

层面上，幻象是存在的，就像我之前说的，就像你的头在你的脖子上一样，当因缘同时存在时，就像视错觉一样。你知道，当因缘同时存在时，它就存在。在这个幻象的领域，视错觉，有专门的词吗？视错觉和眼睛有关，对吧？耳朵和鼻子也有类似的词吗？视错觉。嗯，是的，总之，我想你明白了，你知道，就像耳朵的幻觉，鼻子的幻觉，第六感。在这个领域，时间是存在的，而所谓的轮回只不过是时间的延长。你真的应该珍惜这段时间，因为你如果你……就像这样……你知道，就像如果你……听到“你知道吗，你刚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喝了有毒的乳液”这种话，你不会感到放松和自信。你会害怕：“哦，这药什么时候会起作用？我刚喝了，现在只能等了。”梦里你拨打了911，救护车来了，护士或其他急救人员进来，把你抬上担架，放进车里，然后赶到急救中心。当然，时间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在现实中，你还在床上睡觉。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时间是阿毗达摩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实际上，外国音乐的陈述可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说服力等等。阿毗达摩可能非常枯燥，充满了术语，但有时我认为阿毗达摩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部分。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是的，请问。迈克牧师，还有一位乐队女士，谢谢。嗯，这个问题可能与上一个问题有关，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上一个问题的重新表述。嗯，你刚才谈到解构的时候说过，如果预设了解构，就存在解构者，因此一切都会受到解构者的影响。但是，如果像其他学派，比如南安提亚学派等等，他们谈论“观点”时，很难想象没有观看者的观点。即使没有解构者，也存在观看者，所以只要有观点存在，主体就始终存在。比如，就像军事人员说的，领土不是地图，喜马拉雅山脉的实际地形图也不是地图，地图有很多种，每张地图都是一个模型。那么，如果每个观点都像一张地图，那么是否存在领土？或者说，是否存在介于观看者和观点之间的地图模型？是的，所以观点就像一张地图，它是由……创造的。地理学家或观者，所有这些地图所描绘的究竟是实际存在的领土吗？佛教的观点可能是否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变得非常混乱，难以理解。你看，这就是像龙树菩萨、巴苏·班杜以及他的兄弟阿僧伽等人的切入点。他们最终的结论是，不存在独立于“观”之外的观者，反之亦然。这就是非二元性，非二元性很难用语言表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谢谢你。一旦你做了梦，你就必须谈论觉醒。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我现在不需要跟你谈论“嘿，你知道你醒了吗？”，我不需要纠结于觉醒这件事，我们需要谈谈，因为你不幸地做了梦。这就是为什么这有点难。但同时，当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未喝过那毒药”时，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这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你知道，就像那些自称“法修行者”的人一样，他们称自己为“法修行者”。这种对真相的内在追求，我们称之为皈依佛法，即皈依。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聆听和冥想，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嗯，我一直在重复“放松”这个词，你知道，你应该放松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你不放松，如果你感到恐慌，那么你旁边试图叫醒你的人需要制造更多的恐慌，才能摆脱他们最初的恐慌。当然，剂量和味道都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同。这又

与我们之前讨论的 Strava 和 Asarava 现象有关。哦，我需要告诉你，不要用善恶之类的概念来思考，这非常重要。事实上，在佛教研究中，我们有这样的说法：放弃就像是被污染的善行。例如，你知道，很多人生病了，我想建一家医院，然后……建造一家医院，这本身就是一种受污染的善行，而未受污染的善行是可以的。我正在建造一家医院，你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而你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所以你正在接近非善行，我的意思是，呃，未受污染的善行。很抱歉总是把这些和密宗修行联系起来，但因为有 很多密宗修行者，我想我在这里 感觉比较有 信心把它拿出来。即使在密宗修行中，也总是有 这种东西，总是有 供奉鲜花、香烛、顶礼膜拜等等，所有这些受污染的仪式，火祭等等等等。然后突然间，你知道，你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一个更加纯净的人会说，哦，你 还在念诵，你仍然被污染了，所以你必须超越咒语、手印等等。好吧，我想还有一些，谢谢，呃，我想你是 几乎 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 梦中服毒是一回事，但如果我 现在服毒，那仍然是梦，实际上就是梦。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呢？如果你从鸟瞰的角度来看，从那个角度来看，是的，这并不 重要，你喝了酒，你以前喝过无数次了，这只是 一个小伤口，我是认真的，我还没到那个地步。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 源于某种残余，因为 我并不是说你，实际上我们都相信世界末日，你知道，就像 阿波罗食一样，你知道，如果 你从结束或开始的角度思考，我们就不能用这种类比来解释 毒药和梦。但是如果我现在喝了毒药呢？如果我现在喝了毒药，你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当然我会打电话叫 医院，当然我会打电话叫医院，因为我 自己也是另一个毒药的受害者，相信……哦，我的天哪！我喝了毒药，我 必须救她，我们做点什么吧，这就是丑闻和 唾液的作用，因为你相信，我 相信这个，四加四等于八，你喝了毒药，这太复杂了，需要 被救，911，医院急诊，所有这些 军队，我现在就在这里，我被这种逻辑搞得一团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帮忙，不只是我，我相信他们都会帮忙，这怎么会是 梦呢？但是别试什么，但这 怎么会是梦呢？因为一切都是幻觉，所有六感都是幻觉，哦，我看得更清楚了，这怎么会是梦呢？我刚刚喝了毒药，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是的，同时我需要你的 帮助，现在你不说话，你知道吗？是的，那么这怎么会是梦呢？对吧？是的，我想我们在 芭铎的教导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吗？这就是密宗，我认为当 你离开你作为 人类的基本善良，也就是 佛性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梦，在梦中你也会做梦，是的，就像你可以梦到你在 睡觉一样，对吧？就是这样，实际上，这种幻觉非常奇妙，简直 不可思议。贾斯汀必须深入其中。你 知道，即使 读小说、看电影，看 一部非常紧张刺激的电影，然后你就可以进入电影的“中阴”状态，你知道，就像 深入地了解 外国文化一样。抱歉，如果我的问题 太无聊了，请原谅。嗯，打破了阿毗达摩和帕坦伽利瑜伽经之间的联系。哦，这个问题你不能问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读过一点点 帕坦伽利的著作，你知道，我 读过的那一点点，就感觉非常深刻。我相信它们之间有很多 联系，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印度人都非常追求 真理，就像 瑜伽一样。

瑜伽的定义之一是平衡，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最高的平衡，不受二元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和联系。当我们谈到早期的阿毗达摩著作时，最早的阿毗达摩……最早的工作，第一个，哦，我不知道，我需要找到梵文的词，我明天带过来，谢谢，谢谢，这是一个丰富的，这是佛陀教导的事业，佛陀教导了诸如纹身、阿耶波多、轮回、梵行之类的东西，佛陀谈到了代理人、观察者，嗯，时间，这一切都变得，当然与智慧有关，事实上，有时密宗人士，你知道，当我们谈论三藏时，有时会问，密宗在哪里？在许多密宗中，我们说，哦，阿毗达摩，当你谈到既非快乐也非痛苦，嗯，中性，中性，中性，以及不执着于中性时，问题是我们都非常渴望快乐，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渴望，我们就不会追求观点，就不会追求修行，就不会追求佛法。问题是，当我们必须利用快乐来追求第一追求时，我们如何才能达到中性？佛教徒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几乎所有佛教徒的诱惑方法与如今的幸福有关，不是那种轻松的幸福，而是处理……你知道的，这很好，佛教徒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即使有时我们甚至称佛陀为“苏伽塔”（sugata），你知道，就是那个幸福地离去的人。所以，是的，所有这些诱惑都很重要，佛教徒从未回避使用这些方法。事实上，佛教徒有一些非常好的词汇，比如“音乐”。有时，他们不用“幸福”这个词，而是用“清凉”之类的词。我不明白为什么现代人不用这个词，现代佛教徒也不经常用。我认为这个词应该再次被提及。它就像当你身处炎热的环境，突然一阵凉风吹来，是的，就是那种清凉的感觉。所以，例如，当我们谈到纪律和爱时，会用到“清凉”这个词。佛教徒说，你需要纪律，纪律就像一个冷却因子，它会让你感到清凉，不是那种时髦的清凉，但我认为它也具有那种意义。基本上，你不会再像个崩溃的人，不会再像个神经质的崩溃者，你不会一直崩溃，因为你自律，所以你的情绪总是很好，很冷静。所以这些词很好，我的意思是，这些词汇需要重新引入。还有什么呢？呃，我有个问题。呃，最终目标是把事物分成各个部分来看，还是理解事物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如果这就是最终目标，当我们开始把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单元时，岂不是整个戏剧就结束了，就像生命不复存在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终目标。很遗憾，这种传统现在几乎不存在了。嗯，但你说得对。嗯，好吧，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习惯于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事物的看法、你的结构、你的价值观都会改变，所以你可能不会努力，可能不会奋斗。这不算小事，但也不算大。解脱，你知道，它仍然……不是最高的井 [音乐] 嗯，他们的目标是，因为你变得像那样渴望下一个藏身之处。他们用“藏身之处”这个词，下一个藏身之处会越来越来，越来越不强烈。当你不知道一切都只是部分时，就会不断地渴望藏身之处。你需要，你知道，你需要某种麻醉药，你需要，你知道，你需要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你需要升职，你需要被接纳。应该有很多点赞的表情符号，所有这些都重要，但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少时，我认为对下一个藏身之处的渴望就会减少，当不再渴望下一个

藏身之处时，那就是轮回的结束，也就是解脱。好吧，一个简单的回答，嗯，是的，换个方式来说，就像你在问我，如果我的眼睛突然转移到我的脚趾上，我还能看到东西吗？是的，你能看到，但角度会非常非常低，对吧？但也许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点像这样，这非常非常实用，你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阿比塔玛（Abitama）中讨论的一切，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既不神秘，也不神话，什么都不沾边，它如此直白地展现了这一点，它确实改变了你的感知方式。我想知道，在阿布达摩（Abu Dharma）中，是否有关于饮毒如何获得解脱的教义？是的，有关于饮毒如何获得解脱的教义。是的，老师在逐步解脱的步骤中也包含了这部分内容。是的，哦，是的，非常多，非常多。但是，在梦中饮毒是否能让你获得解脱呢？好吧，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饮毒的比喻来自密宗（Tantra），密宗基本上是大乘佛教，对吧？这些人相信一些类似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大乘术语。好吧，为了与这个比喻联系起来，提出这个比喻的人基本上是在断言，无论你是在梦中是否喝了毒药，在现实中你都睡在床上。和平地、自由地摆脱这一切，喝酒或不喝酒都无所谓，这就是自由。好吧，现在我觉得人们可能不理解这个概念，好吧，但是巴比希卡人拥有一些非常独特而美好的东西。他们说，污秽是可以消除的，你明白了吗？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说，你是可以摆脱的。这就是他们真正投入一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不谈论其他内容，这只是两种不同的传统，他们不想谈论它。我想，哦，是的，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想谈论它，因为谈论大乘和密宗的危险在于，它们似乎与自我有很多共鸣，你知道，就像好像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想谈论它，因为他们是非常……的人，我尊重这一点，我尊重这一点，因为当每个人都注定要被自我执着所束缚时，我们为什么要去听他们谈论……你知道，似乎有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很多解释，是的。但是公平地说，大乘等等并不是……这和孙悟空完全不一样，嗯，是的，一个强大的自我，自我，父母的形象，或者你非常珍贵和善良的教诲。所以我想知道，关于五大丑闻，呃，有哪些依附因素？呃，有哪些依附因素？如果像你之前举的鸟群例子那样，有五只鸟，在我看来，它们之所以看起来像一个整体，是因为某些特定条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飞行同步。但如果它们之间的距离更大，或者突然失去同步，那么鸟群作为一个整体的错觉就会消失。所以，有某种东西维系着这种错觉。那么，对于五大丑闻，是什么？是什么像胶水一样将它们粘合在一起，让我们无法将它们分开看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知道，这就是“自我”概念的由来。然后你就会产生这种错觉，认为有某种东西将它们维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在五大丑闻中，还有一种叫做“业力形成”的东西。它让你觉得“自我”确实存在。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说，如果你今天杀了人，警察明天、后天抓住了你，你不应该被送进监狱，因为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你不能在普通法庭上这么说，对吧？因为世界是存在的，你是同一个人。这种“这就是我”的幻觉维系着父性聚合体，而正是这种教义。

所以，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概括地说，三乘的起源，你几乎可以说，因为对某些人来说，佛陀会说，你知道，这个“自我”是一种幻觉；而对另一些能够更深入思考的人来说，即使是五乘也是一种幻觉；而对那些能够更深入思考的人来说，即使是解脱也是一种幻觉。所以，你给予更大的剂量。是的，自我。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教导那些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人无私呢？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应该……参考……参考……比较……这当然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嗯，应该……是的，我认为你听到的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信息，我们实际上触及了内观的一些碎片化元素，比如为什么人格会运作，人格是如何运作的。例如，当我们练习内观时，总会讨论你应该坐直，你应该这样呼吸，那样呼吸，但为什么……我认为学习…… skandas tattoos foreign 我有个问题，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的意思是，心智有很多过程，也有很多方面，但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佛陀所说的五种烦恼时，提到心智时，只有某些方面被强调，比如感受、感知、意志和意识？这有什么原因吗？我的意思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过程本身对修行如此重要？您能解释一下吗？我不知道是否能开悟，但我可以说，我有点大乘佛教的偏见，我必须说，心智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对吧？那么，梵语中的“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如何翻译它？不是“心智”，而是“猎豹”这个词？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我的意思是，从词源学上讲，它既是认知，也是积累，在产生差异方面也是如此。在外国之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吧？嗯，根据大乘佛教的说法，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乘佛教是这么说的，好吧，我稍微夸张了一下。当佛陀被问及心时，当关于心的对话发生时，佛陀发表了一番言论。这段言论出现在几部不同的经文中，主要是大乘佛教的经文，它分为三个部分：宇宙。嗯，我只读了藏文，也许你明天能找到梵文的版本。是的，有人。在这三句话中，他提出了两个矛盾，这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印度人说话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印度人说话总是自相矛盾，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你没有意识到，因为你只是偶尔会遇到紧急情况。你知道，有时候，无论是在航空公司柜台，他们都必须自相矛盾。但这很神奇，你知道，如果你……在这三句话中，佛陀自相矛盾了两次。首先，他说……“sembla”的意思是心，就是同样的法则，或者说关于心。我想爱不能翻译成“在心之上”，因为“关于心”之类的说法不太恰当。所以，在那句话里，他其实是在说他相信心的存在，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对吧？即使在今天，2023年，很多人仍然不相信心是独立于物质的，对吧？或者说，不相信大脑之类的东西。但是2500年前，他就已经说“是的，心存在”。然后，第二句话就和第一句话矛盾了，他说“没有心，没有心”。所以，他在这里谈到了空性，没有观察者，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观察等等。现在，第二个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没有心，我的心，没有心”，“心是光明的”。所以，他又回到了拥有类似心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说“只有心”，而是说“心是光明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乘佛教中，他们如此重视自我意识。当然，这在佛教中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尤其是在大乘和密续中，存在着一种认知。是否存在不需要主语和宾语的存在？你知道，这方面有很多争论。例如，他们会这样说：好吧，有时候你会有一个想法，对吧？你会有想法。比如说，我在想我的包，这就是我的想法；现在我在想花，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在这两者之间，如果你没有想法，那就意味着你变成了一块石头，变成了一块木头，而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虽然“认知”这个词不太准确，但这里指的是“心识”（chitta）。嗯，这就是心识如何定义“心识”的。好吧，英文单词“认知”（cognition）似乎总是暗示着某物正在被认知，或者某物正在被意识化。也许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说法已经不再适用。这就是佛教徒热衷于供养羔羊的原因。他们说羔羊真正代表了你的心识。为什么呢？因为灯照亮一切，但灯也会自我消亡。没有心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花，什么是可食用的，什么是不可食用的。你知道，没有心识，你就做不到这些，你基本上就像一具尸体。所以心识非常珍贵，因为心识是唯一能够认识自身的存在，因为它能够认识事物。心识，就是什么时候，但问题是，这颗心，大部分时间都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污染，解冻，解构，你知道的，自闭症的污染。总之，现在我听起来好像不太懂保罗·科希洛之类的东西，卡比尔吉，你觉得呢？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吗？我不相信你是个好牛津自由主义者，好吧，外国的。[音乐]这显然是很棒的素材，当然，是的，哇，这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当瑜伽士练习练习，然后他们开始破坏，实际上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有另一位大师级企业家，当我们接受关于大手印和大散力之类的教义时，他的声音不大，而且很容易疲倦，所以你知道，他必须一直低声细语，很多时候他用手语教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他总是會做一些手语，我们必须理解并思考，好吧，这就是他指的是他每次我们问问题时都会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手势，他会这样做，意思是说你被困在理论的棺材里了。所以理论会蒙蔽我们，我想你知道，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修行都充满信心，所以我想当我们陷入逻辑的泥沼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沮丧。而且，他必须履行他作为父亲的职责，总是要纠正别人，这不就是父亲该做的吗？不要这样做，尤其是亚洲父亲。他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因为你知道，现在是“行住法”的时代，现在在书中。如果你现在做不到，你可以做到，我想就是这样。但你也看到了其中的危险，那就是盲目的奉献。所以，这实际上很难。修行者和我们藏语称之为“佛学院”的“影子”之间的战争，指的是学习中心和禅修中心。夏达和佛陀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他们与“影子”作战。你知道，如果你不……在冥想中聆听，这有点像徒手攀登高山，然后修行者会说，哦，是啊，你们做了一千只手，如果不爬，那只是个包袱，诸如此类。继续下去，好吧，请问他，你能说心识利用色相来照亮自身吗？心识利用色相来照亮自身吗？心识利用色相来照亮自身，心识利用……这里有个难题，就是试图识别“我”，那么

我们用来识别“我”的工具是什么？它们都在色相之中。所以，你知道，我同情你，我只能说，我同情你，真的，这就是我的答案。感觉就是这样，不是吗？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他们（指印度人）的这种自我意识，你知道，印度人提出了一些关于非二元性的东西，还有一件事，印度人也提出了自我意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告诉你，我的天哪，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个绝妙的发现的？睡眠再次证明，这是最高层次的解脱。一直存在着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宝藏。梵语和巴厘岛语中，自我意识是什么？嗯，你能发给我吗？好的，你晚点再写给我吧？好的，明天我们打算讨论一下。我想 [音乐] 它们的力量。好的，假设，假设你的意识这么大，你我目前只用了这么多，同时还知道其他事情。我已经告诉过你，每次你知道的任何事情，都在变化。记住，丑闻，所有我告诉过你的。所以你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像月光一样，对吧？月亮有多大？四千年左右吧？有点像那样。实际上，这真的很可悲，很悲伤，你知道吗？但我们现在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你甚至没有利用你意识中很大一部分，我想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嗯，根据瑜伽士的说法，他们说，你知道，让我们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拥有你被绑了一上午，被绳子绑着，突然有人拿着刀过来，割破了一两根绳子，你知道，让你喘口气。我想这就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后果，反正绳子已经断了，移位了。我想我们设法坚持了一个小时没睡着。所以，接下来有什么表演吗？我们应该休息一下吗？休息一下吧，然后我想我们会期待接下来的表演。好的，谢谢。（音乐）